



# 坛子菜

舌尖上的坛子菜  
阳敏

清晨,薄雾笼罩着大地,车子行走在龙门镇李家村的乡间水泥道上,白色水珠如同珍珠挂满了两边的车窗玻璃。即使红彤彤的太阳已经上了三竿,田间地头的白霜依然傲娇的裸露着。道路在两山间延伸着,越往里走,感觉温度也越低了。

李家村位于株洲市渌口区东南部,与攸县,醴陵相邻。李家村是名副其实的山区,平均海拔800多米。山上苍松翠柏,湘竹含烟,山下溪流潺潺,鸡犬相闻。

李家村原是一个贫困村,这几年,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,不仅脱了贫,还有一部分在外务工的老百姓回了家,做起了李家村的支柱产业,如旅游、民俗、滑翔基地、坛子菜等。

最吸引我的莫过于坛子菜了。

年轻的村书记贺靖领着我们一行人参观了坛子菜制作基地。屋子里,大大小小的坛子罐罐整整齐齐摆满了,看到有开了坛的萝卜条,萝卜条上沾满了干辣椒粉,细细地咀嚼,萝卜条的清香和着辣椒的味道,甜甜的,辣辣的。靠墙的几个木架子上也摆满了玻璃坛子,里面装着萝卜腌菜、豆角、辣椒、萝卜、南瓜根等,品种繁多。小时候餐桌上坛子菜的味道能在这里一找到。

此时,贺书记拉开了话匣子:“制作坛子菜是有秘诀的,不仅需要连续放晴的日子才能制作,否则碰上阴雨天气,原材料会变质,影响口感;而且还得有我们李家村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。我们山里头比外面低了好几度。我们种的菜比外面的要甜,用这些菜制作的坛子菜味道更好。”

我告诉他,现在市上经常看到有人用矿泉水瓶子装干豆角、洋姜、辣椒,说味道与坛子菜相似。

贺书记嘴角一扬,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,说:“香味还是有,只是淡了许多,也出不了坛子菜那个色来,味道自然不及坛子菜了。”

他边向同行的文友边继续说:“比如伏洋姜,洗净洋姜,晒到八分干,擦点盐,装入坛子,半个月光景,洋姜会自然生出汗分,能拉出很多糖丝,味道极为浓郁,不用下锅炒,生吃,一入口,只听见‘嘎嘣嘎嘣’,生脆生脆的。伏洋姜炒扣肉,不用油盐,先把扣肉蒸熟,倒入烧热的铁锅,再倒入刚从坛子里拿出来的伏洋姜,炒拌均匀,再来点‘灵魂’干辣椒粉,绝对的美味!”

此时,我脑子里浮现出画面:袅袅升起的热气里带着肉肉的香味与伏洋姜的甜味。

他继续说道:“再如伏豆角,将豆角洗净,也晒到八分干,装进坛子,大概一个星期,从坛子里拿出来,香气扑鼻,嘴馋的,不用等到下锅炒,往嘴里一丢,嗯——香!老坛的醇香!如果用猪油炒,或是加入新鲜猪肉,那就更美味了。用矿泉水瓶子装的豆角,不仅色香味不及,装久了还会酸,甚至变质。”

看到木架子上摆放的各种辣椒,想起王十万的黄辣椒,忍不住做对比。

贺书记说:“我们的地质土壤和王十万不同,不适宜种黄辣椒,但我们种的不是良种辣椒,而是祖辈留下来的‘土辣椒’种,有猛辣的,有微辣的。我们的辣椒辣口不辣心。我们用这些辣椒做坛子菜,无论是用青辣椒还是红辣椒,做法都一样,用凉白开倒入坛子,十斤辣椒一斤盐,加上盖,倒上水隔绝空气。半个月后,个个通透透明,酸酸辣辣,假如没有胃口吃饭时,夹几个,能吃一两碗米饭。如果受了寒,感冒了,吃几个,出一身汗,洗个澡,寒气没了,人也精神了。我们用坛子做的辣椒,用来炒鸡肉、鸡胗、猪肉、牛肉、羊肉,都是那么新鲜可口,而且不用添加任何佐料。当然,炒这些肉类得用家里榨的茶油,因为茶油能去腥味,能增香。”

他指着木架子上的萝卜条,继续说:“萝卜条的做法有很多种,洗净萝卜,切成条,晒到七分干,用适量食盐揉搓,第二天,倒出多余的水,再晾晒一天,拌上干辣椒粉或剁辣椒,装坛,一个星期后可开坛吃,生吃,不用加刺了,又香又脆。如果萝卜条晒干水分,不需要用食盐揉搓,直接入坛,可随时取出来,用热水泡上半个小时,切成小段,炒腊肉,也很好吃。碰上天气不好时,晒不了萝卜干,可把洗净的萝卜切成条状或块状,先用适量食盐腌上两个小时,倒出多余的水,再倒入适量的苹果醋或者‘雪碧’,切几个朝天椒,装进玻璃坛子,第二天就能吃,酸酸甜甜还带点辣味。还有一种,做酱萝卜,去掉萝卜缨子,洗净,不用切,晒到五分干,倒进生水缸大的坛子里,一层萝卜一层盐,再倒入酱油,没过萝卜,加入适量的生姜、新鲜朝天椒和大蒜子,覆盖一层厚厚的用开水煮过的稻草,再用几根竹片压住稻草,扣上盖子,大概二十多天就熟了。”

时近中午,炊烟升起,坛子菜飘香。我深吸一口气,嗯,是儿时的味道,也是家乡的味道。



## 散文

### 初访“念楼”

马立明

“念楼”,我省著名出版家、文坛泰斗钟叔河先生的寓所也;“念楼”,即20楼,“廿”谐音“念”,故钟先生将自己的住宅称为“念楼”。

钟先生于我,如雷贯耳。近些年,我也买过、读过他的一些书,如由他夫妇编著的《过去的大学》《念楼学短·逝者如斯》等。

钟先生于我,又近在咫尺。株洲距长沙,个把小时的车程,然而就是没有机缘去拜访他,说来不无遗憾。一年两年,一拖再拖,我都被熬成“古稀”之年,而钟老先生,更是寿越九十了。

这么高寿的长者,这么声誉日隆的名家,然后没有一种特殊特殊的关系,我不敢贸然造访的,故而心里也自然灭了这种奢望。

不想今年农历正月初九,我的一个文友,钟叔河先生的一个忘年交要去长沙跟他拜年,于是我就坐上了这趟“便车”。

那天,长沙城外草地上还覆盖一层薄薄的冰雪,天气寒冷是自然的了。然而我这位初访者的心,却是异常的热乎。我们如约来到他住的一栋高层宿舍大楼,电梯直达20楼。过一短道,便是钟叔河先生的“念楼”了。

“念楼”大门两边,还贴着一副市场上买回的春联:“迎春迎春迎富贵,接财接福接平安”。门面右,悬有“念楼·钟寓”一竹刻竖额。“念楼”二字,一说是钟老亲手所书,后来我在读《钟叔河书信初集》中了解到,是钟老集周作人先生的字,请浙江桐乡竹刻家叶瑜篆刻的。

钟叔河先生早就坐在客厅里迎接我们了。钟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,像位慈祥的仁者。

钟先生今年九十有一,思维敏捷,目光如炬。他两耳也灵,以致我们带去他的一些著作请他签名和交谈时,不用高声,也不必重复。当我将《念楼学短·逝者如斯》一书请他签名,先生看了看我的那张印有“株洲日报”字样的名片后便不假思索地题道:“虎年新春,株洲同行马立明先生过访,题此以为纪念。九十一岁钟叔河于长沙。”先生题字,手不颤不抖,三行竖写下来,如行云流水。接着他又为我们同去的一小学生题词:“好书须得经常读,熟读深思自自知。题与邱某某同学共勉。九十一岁钟叔河。”多么谦逊多么平易的老人啊。他称我为“同行”,是他1949年曾参加创办过《新湖南报》。他这么题,真把我这个晚辈见名家的心情“拉亲”了许多。再者,一个九十多岁的文坛泰斗跟一个才进学校几年的学童题词“共勉”,恐怕也是件奇闻轶事。

我将我新近画的一幅“双雁雁来红”送他并请他指正时,钟老看了看题款——“老来也喜颜色俏,不怕别人说横行。”接着连声说:“好,好,好,有意思,有味道。”

那日,钟先生头戴一顶针织帽,身穿一件青绿色夹克衣,左手用一条白布兜兜着,原来是他去年小中风,致使左手左脚这边有点不灵便。那日,他笔挺地坐在轮椅上,与我们同坐者略显得高出一个头。我想,要是他不中风,面前的这位钟老前辈,肯定是站如松、坐如钟的高大汉子。

当我们约结束拜访时,钟老嘱咐保姆拿出他新近出版的《钟叔河书信初集》,并一一签名赠赠。

第一次拜访“念楼”,感觉甚好!

## 记事本

### 积肥的往事

肖又铮

在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的上世纪70年代,粮食生产十分重视肥料。可当时没有化肥,乡村干部便发动农民朋友广积肥料。

每年冬季,社员们上山修草皮,还要把田埂道旁、山脚刨一遍、刮层皮。然后将山上的草皮一把担挑到稻田的沟里。冬天里有一种肥源也很好,那就是挑的塘泥,据说肥效蛮高。不管天气多么冷,没有长套水的男男女女,赤脚走进冻干或车干了的池塘,担起一担沉重的塘泥,晃悠悠地爬上塘岸,又一步一晃荡挑到稻田田埂里。回忆那艰辛,有农民朋友好似如今仍感到气喘吁吁。

每到春节才过几天,一场积肥仗又打响了。家家户户首先在年前大扫除基础上,再进行屋里屋外大扫除,沟坑污泥、草木灰、陈灶砖、房地皮土、肥菜土,都要统一交到生产队,再一律搬到稻田。尽管田里种了红花草籽作绿肥,有时队里派人拿起镰刀、弯刀到山上割嫩枝绿叶,踩到水田里。

你以为以上积肥办法够了吗?不。生产队派出强壮的男劳力,去城里大街小巷的厕所掏人粪尿。在公共厕所里的男性,听惯了社员用几米长铁瓢舀出粪便的声音,可吓得女同胞们闻声而逃。当时,不少人听过刘少奇主席接见北京市掏粪工人代表的故事。掏粪的劳动,确实应受到人

们尊重。但那时城里人遇见挑着大粪的人,就捂着鼻子走开;连他们饿了去买包子充饥,卖包子的女老板也敬而远之。

那时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那就是公社召开生产队长、大队干部(包括支部书记、大队长、民兵营长、会计、妇女主任,至少四五人),公社全体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,全公社十几大队总共参加会议200多人。会议与其说开会,不如说是大积肥。通常会议规定,除每个人睡觉回家以外,与会人员早、中、晚三餐都在公社统一开餐。个把星期会议,公社几个厕所的粪池大满贯。每次开会之后,后勤人员立即低价出售粪池里的“货”。卖得的钱,就用来改善下一次会议的伙食。否则,会餐不是南瓜、就是冬瓜。开几天会,就能买六两四分线一斤的肉,打打牙祭,有时有干部悄悄问公社负责人:“什么时候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?”那负责人立即会按谱地反问一句:“你又想打牙祭了吗?”

当时,生产队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定:社员家里每一个半月交一次大粪。那是好热闹的事情:谁家挑来大粪,必须有生产队长、会计、出纳、记工员在现场,评定等级,当然贫农组长、妇女队长也必不可少。只见队长用木棍在粪桶来回搅动,在场的人睁大眼睛,查看大粪浓度和颜色,即使臭气熏天,也有不少社员现场观看,人们七嘴八舌评议着,叫喊着……一旦发现谁以次充好,就会掀起轩然大波。有位邻居告诉我,队里有个家庭负担重,小名为“叫鸡公”的人,有一次用切碎的烂红薯捣成泥状,不断搅拌,掺入粪红里。当会计从粪的气味,辨别出粪中的把戏,“叫鸡公”也不敢出声了。如今,还有人记得“叫鸡公”的这段往事。

